# 楚辭蒙引

# 離騷蒙引目録

卷之上

能　扈

紉　秋蘭

佩　汩余若將不及二句

搴攬　阰

宿莽　日月春秋

草木零落　美人

遲暮　撫壯

棄穢　此度

三后　純粹

衆芳　申椒菌桂

謠詠　偭規矩而改錯二句

追　錯度

忳鬱邑　侘傺

溘死流亡　時態

攘詬　前聖所厚

悔相道章　椒丘

陸離　芳澤

昭質　往觀四荒

人生各有所樂　好脩以爲常

女嬃　嬋媛

占　　　　占慕

兩美必合　　　　孰信脩而慕之

故宇　　　　昡曜

黨人　　　　服艾

蘇糞壤　　　　充幃

珵美能當　　　　靈氛吉占二句

巫咸　　　　夕降

懷要　　　　椒糈

翳　　　　九疑並迎

迎故　　　　皇

升降上下　求合

皐陶　能調

行媒　傅說操築

傅巖　呂望鼓刀

甯戚　未央

鵜鴂　偃蹇

蔽折　蘭芷變而荃蕙化

芳蕭艾　莫好脩之害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化離　委厥美而歷茲

沬　和調度

求女　余飭方壯

周流觀乎上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歷吉日　瓊枝之屬

羞　精

爢　粻

崑崙　雲霓

玉鸞　天津

旂　流沙

赤水　麾

#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新安　汪瑗　玉卿集解

## 離騷篇

### 題名

史記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正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曰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

班固曰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邵註史記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註漢書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氏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朱子辯證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瑗按釋文舊本無經字經字爲後人所增無疑洪氏之說是也至若離騷二字則王逸之說得屈子命題之意而顏應二家皆承班固之說班固之說非也朱子取之未之深思耳詳史遷之意亦但以

憂字訓騷字而離字未嘗訓詁瑗考其所以盖離憂二字乃出於山鬼篇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史遷是借彼以釋此然山鬼篇之意亦是言思公子離別之憂耳五臣及朱子幷山鬼篇亦解作遭罹之意皆執乎班固之說故也是史遷亦解作離別之意而解作遭罹之意者自班固始也楚辭中如進不入以離尤恐重患而離尤屈子未嘗不用遭罹之意而此離騷之離則非也今考舊說自離騷至漁父二十五篇皆爲屈原所作其命題之意曷有不本於篇中之說者乎此篇中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

騷二字之所以由名者也不亦明白之甚乎又何必旁取而深求之也哉若謂明巳遭憂而作此辭則二十五篇爲遭憂之所作者多矣而總稱之曰離騷可也又奚必篇各有題名乎至今世總名楚辭爲離騷者亦自後人始也非原本意也或舉首篇亦可以該之耳猶孔子亦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亦以關雎稱全詩也稱楚辭爲離騷者不可不知此意

譬喻

朱子辯證曰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

人以娩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盖即詩所謂比也若虙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瑗按凡楚辭中所言草木鳥獸誠有所取譬者亦有無所取譬者王逸一概盡求其義則失之鑿矣朱子此辯甚是讀者尤不可不知也

帝

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是帝者本天之號也人君爲天下之主宰故亦謂之帝王逸曰德合天地稱帝是又推本於德而兼地言之其說深而闊矣然上古聖人之取此義建此名也蓋欲人君之顧名思義體天地之心以主宰乎天下耳豈特爲侈大誇詡之詞而已哉故後世雖爲王天下者之通稱而履帝位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高陽

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蓋高陽本地名顓頊氏由此發跡

建都故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如高辛氏唐虞氏皆然此雖無繫大義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自

苗裔

王逸曰苗胤也裔末也意雖是而二字之義欠明且獨以苗爲胤也詞亦支離何不曰苗裔胤末也總釋之爲善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其說精矣盖古人取字必有義意必有來歷讀書者不可不尋究其本源若只識大義奚爲不可然必知此而後有味也又嘗聞之師曰苗者凡草木之萌

芽皆是是苗者草木之杪也有根蔕而後有杪裔者
凡衣裳之邊際皆是是裔者衣裳之末也有本領而
後有末猶人有祖宗而後有子孫子孫之於祖宗其
世相去遠矣杪之於根蔕末之於本領其形相去遠
矣故以爲遠亂後嗣而世代不可卒數者之通稱也
瑗按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
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
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而雲仍以後不可復名矣
今人亦以雲仍通爲遠末子孫之稱然則所謂苗裔
者蓋自雲仍之後雖千百世皆可通之也

朕

瑗按楚辭諸篇其自稱之辭曰朕曰余曰吾曰予曰我五字參錯互舉所稱非一然稱朕者頗少盖不過因其文從字順而隨所言之耳無異義也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瑗嘗因蔡邕之說至秦始皇乃獨以爲帝王之尊稱後遂因之迨今不變考之戰國以前諸書誠然然亦足見古人之朴實而末世之彌濫也

嗚呼自漢以來襲亡秦之故事者多矣豈獨此哉此雖一字之微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世變也

皇考

詩周頌曰假哉皇考曰於乎皇考曰休矣皇考所稱不一而足王逸註乃獨引既右烈考一句以證之雖曰烈考猶皇考也然不應舍皇而援烈此則王逸之疎也王逸曰皇美也朱子詩註曰大也或兼曰美也瑗按詩曰假者言其大也曰休者言其美也皇字必兼此二義始備然亦不獨考可稱皇曰皇天曰皇祖曰皇王曰皇后等項皆稱之大抵皇乃贊美之通詞

夫詩稱文武之君爲皇考而屈子亦以之稱其父也可見古者亦上下共之而今則爲人君先帝之專稱矣其亦始於秦歟禮曰生曰父死曰考故父死稱考考者老而壽之稱謂父得壽考以善終也洪範曰考終命是矣瑗又按書曰大傷厥考心易曰有子考無咎似又於父之生時亦可稱考也然則生曰父死曰考者豈周公制禮時所定歟故禮可以別嫌明微此類亦是也又按屈子作離騷時稱皇考則父已死而已之年亦既老矣故篇內及諸篇往往嘆日月而嗟春秋亦見屈子之仕當不在少年晚而出仕仕而不

達世無知已志屈道窮此離騷之作所以不容已也此說雖無關於此章之義然讀書之法須當要此等會悟處方有商量

伯庸

王逸以伯庸爲屈原父字五臣以爲屈原父名洪氏辯之曰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瑗按原父之名雖無所考以理揆之要以爲字者是也古人以子字父以弟子字師非必推尊之意以爲諱其名足矣亦可以見其質也今人平交相稱以字猶以爲褻焉況父師乎又可以觀世變矣

攝提

朱子辨證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註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於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註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瑗按朱

子之說援據甚精然攝提格爾雅及太史公天官書
曆書皆有之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
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
時節故曰攝提格然則所謂攝提格者亦因攝提之
星而名其歲者也曆書亦有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
提無紀曆數失序之文索隱所補三皇紀曰天地初
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以木德王歲
起攝提索隱亦是採集衆書非出臆說由此觀之可
見古人之用歲名也亦有去格字而言之者矣近代
大學士王守谿曰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

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
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王逸之說當時亦必有
據而况閏失歲差愈久而愈不可窮也朱子謂以今
考之歲未必寅恐亦不足以證之但據屈子本文解
之可也然今據本文而觀之又似可以兩通焉瑗又
按攝提格三字之義說者多欠明白太史公之意是
謂大角兩旁各有三星如鼎足內曲共相勾攝故名
之曰攝提也元包命曰攝提之爲提携也言能提斗
携角以接於下也此以解提字則可而大角乃天王
帝坐廷也攝提之星豈可携之云乎其說不可以爲

訓也古人雖一字之微而取之必有深義義必當理而可以垂訓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類亦是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閒人君之象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其說得之矣夫以人君大臣之象而取義豈可名之而不可言言之而不可行乎李巡曰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亦非是索隱曰格至也言攝提隨月建至故云格也似矣而未盡也蓋攝如舜攝堯周公攝成王之攝論語官事不攝之攝提如今言提調之提有左右之意格者至也正也蓋謂六星夾輔大角之兩旁大角則居其

所而不動而六星兼攝而用事以提調乎衆星常當斗柄之所向以建立四時八節而成歲功所謂恒指中氣而不失其至正者也此攝提格之所以名也攝無乎上提調乎下格正乎已而大臣之道備矣惜乎諸家之解失其義而太史公又獨以形象言之瑗故深發其意而覽者幸毋厭其煩也雖然因是而觀離騷之貞字又似代格字而言之矣索隱知引離騷以證曆書而又不知貞之爲格也若是則朱子謂以攝提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其果然乎鄙見如此未敢遽信故瑗於集解姑從

朱子之說而復存王說及余說於此以竢後之君子尚有所考云或曰吳草廬解易經貞字俱作主字之義今以之解貞於之貞亦可未知其審因併附之

惟維唯

此三字楚辭中多參錯通用不可枚舉朱子辯證間舉其例以示人曰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茝夫唯捷徑以窘步攝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糸者繫也皆語詞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倣此瑗按朱子之說讀楚辭者不可不知抑嘗考之書經俱作惟

字詩經俱作維字易經維繫之維從維而唯惟二字又多通用今之學者用此三字亦多如易也夫三字既各有本義而所謂語詞專詞者要皆假借之詞也宜乎可以通用無疑矣

庚寅

王逸曰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巳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洪氏曰說文云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

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註同瑗按屈子此章雖叙所生月日之良亦只如今俗言好箇時辰日子耳未必如王洪二家之說覽者幸毋爲其所惑

降

降與庸爲韻洪氏曰叶乎攻反海虞吳訥文章辯體直叶音洪是也或曰降何以音洪也瑗嘗思之彼洚水之洚亦曰洪水絳色之絳亦作紅解虹蜺之虹亦可虹緈讀盖共音恭共工夅偏旁俱可相叶也則降之音洪也明矣又如江海之江杠叟之杠與山峰之

峰鍬鋒之鋒古韻多通用相逢之逢亦可讀作逢音龐姓之逢觀虹逢二字不易一畫而可兩音則浲洪絳紅或其音亦可更相兩讀不特其義之可以相通而已此類不可勝數覽者當以意會嗚呼六書之學今人以爲不必究而棄之不習焉者也瑗則以爲此窮理之根本儒者之先務而决不可不習焉者也惜乎六書八體今古殊形而蒼頡本來面目久不相似無從而得其眞也雖然學者苟留心於此尚可十得四五遇其所可通者不强其所不可通者而穿鑿之斯可矣一切擯棄而不習固非也如必欲穿鑿附會而

求盡通其說者亦非也有志好古者幸相與勉之

初度

王逸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思善應而錫我以美名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曰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朱子曰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瑗按朱子之說是矣蓋初度之度猶度世之度度津之度其義猶過也此所謂初度即初生也謂初度此世而生也王逸以天地正中解初度之度字五臣又以

爲法度之度字故下文正則靈均名字之美皆謂伯庸由此初度之度字上取之甚無謂也當從朱子之說爲是

正則靈均

瑗按古人質直恒自稱名非獨君父師長之前雖對平交亦然也屈子去聖人未遠且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也然漁父卜居二篇皆自稱屈原則原者名也太史公作屈原傳乃曰名平字原未知其何所據而云也諸家皆從之吾嘗疑太史公或以此篇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而擬議以成之者也王逸

註曰正平也則法也以釋名平之義似矣曰靈神也均調也以釋原字之義則未也又曰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故伯庸名屈子爲平以法天字屈子爲原以法地言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其說迂矣夫名所以爲諱字所以表名必其義可相通而後足以表之也如孔丘字仲尼雖本於尼丘之山名而山之所以名尼者蓋尼與泥古通用也顏回字子淵蓋回即古之洄字也他如名耕而字牛名由而字路名尋而字我不可勝數曷嘗有字不貫名者乎若王逸之說則是以地而釋天矣字與

名不相貫矣宜以正爲天靈均爲地則爲法天法地其說繚繞甚不別白嘗考其自蓋本於劉向九歎之文王逸覽失其旨而遂移誤於此也九歎首篇曰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劉向之意蓋謂屈原禀受貞節能不失其性命之理故鴻大永久之美名可以齊天地並列星而傳播於無窮耳嘉名二字亦借用而泛言之或偶相同也非如屈子之自叙實指其原平二字也雖作貞節之名亦可也王逸於齊名字於天地句下乃註曰謂名平而字原也何其陋哉五臣以正則爲

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其說善矣其見卓矣天下之理古今之書固有失之前而得之於後者多矣洪氏非之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平字之義靈均以釋原字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葢亦執史記之說溺於聞見之習而不悟者也今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奚爲不可不惟其可而且更覺穩當且合於屈子之自言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其意謂田地寬平之處而謂之原也平字虛原字實屈子名字之義不過取諸此葢古者井田井地之法其阡陌溝澮縱橫曲直皆齊齊

整整有條理法則而不苟且可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詩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又曰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凡此之類大抵皆爲墾闢田地有一定之法則至正之規模而不可苟焉以從事者也以正則釋原字不亦明白矣乎靈者善也均者勻也其原野之制旣合於正法則無此多彼少之患無豪發無併之虞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善道也以靈均釋平字不尤切乎屈子之名字雖取原平二字而已所言正則靈均四字又深一層以釋之取此正

大道理以見其爲嘉名也或以正則釋原字當深一層講而均即爾雅廣平之平字謂必美善寬平之地而後可以行此井田之法則也亦通孟子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言原野之田地有法則則均平無法則則不均平也蓋平正與均平之字常言又多兩通故太史公誤以正則爲平靈均爲原也要之以正則釋平猶可以靈均釋原則不甚切此王逸之說所以迂遠而支離也如今謂孔子名尼字仲丘顏子名淵字子回又何不可但非其眞耳

屈子之文既自稱屈原矣又豈可承太史公之訛而使之失其眞乎故余斷斷乎以原爲名平爲字者非故從五臣而不信太史公也五臣實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吾信乎屈子之自言者耳他尚遑恤哉舍太史公而信五臣固不可舍屈子而信太史公又可乎哉嗚呼所謂正則之原靈均之平惟三代井田之制足以當之秦漢而下不識此道久矣此所以昧乎正則靈均之說也朱子亦從之而莫知釐正者盖以爲無係大義而未之深思耳又嘗聞之師曰此章覽揆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

取箇好名字耳王逸曰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皆是因看得覽揆字樣太重了故其說太深而不切又按劉向九歎曰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古人雖重卜筮而屈子自叙則未嘗有卦兆之意不知劉向之言其亦別有所據邪其或漫言之邪豈非以覽揆二字爲卜筮之說乎若無所據而漫言之亦甚無味蓋兆謂龜兆也王逸曰言已生有形兆伯庸名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爲靈均以法地其說益支離矣劉向卦兆之言已不足信王逸又實以得坤卦

爲靈均則正則當爲乾卦矣又安得以名取諸形兆字取諸卜筮邪王逸形兆之說蓋謂生得月日之良耳娶之劉向是以覽揆二字爲觀度卦兆之意王逸又從而實之皆非屈子本旨也讀者苟非自有張主此說甚爲惑人令胷中擾擾不决

名字

洪氏曰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又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旣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是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故屈子俱

歸之皇考之錫也其知所重矣瑗按士冠禮賓字之詞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則嘉名之尚其來久矣然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此可謂之初度也若字則至既冠而後有屈子乃曰皇覽揆余於初度肇錫以嘉名而下文并字言之可見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詞害意不可也或曰字余曰靈均句是因帶言之恐未必然

吳草廬曰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杳不可聞也名且無之而況於字乎自天皇氏燧人氏以逮於羲農氏黃帝氏頊嚳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

有稱號然其稱號也巳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巳初無名與字之别也至周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字蓋謂因生而後有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字者文所生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育生息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

又曰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

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瑗曰使屈子生於孔子之前則其字當得大書特書屢書不一而已也

又曰名者巳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巳也古人之名之字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瑗曰首二句所言又足以證漁父卜居二篇其曰

屈原者爲屈子之自稱其名也決矣

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賓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

又曰古之冠者賓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後世因此或別作字說以寓規戒焉然必出於所師尊之人而後可非冠之賓而祝頌諂也非教之師而規戒瀆也瑗按吳幼清以上五條敘名字之源流頗詳故摭之漫附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但以今之作字說本於禮經祝頌之辭恐未然也嘗考禮經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

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皆規戒其成德祝頌其福壽之辭無關於名與字義之說也若離騷正則靈均之釋蓋眞如後世名字之說矣後世之作其昉於離騷乎漢唐以來絕少至宋元始紛紛矣然名說亦少僅得蘇老泉爲軾轍二子名說而字說則人人有之迨今又有標號之詩懸扁之記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庸夫賤隸家懸巨扁人標美號邂逅之間動以尊號爲問而名與字

至有相交歲年而莫之知亦莫敢詢者其流風之弊可勝嘆哉

內美

此章曰紛吾既有此內美紛盛貌內美總言上二章祖父世家之美日月生時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紛言其盛也王逸曰言巳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朱子曰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二說獨指日月所生之美而言非是內美內字要看得活不過是言我之自家既有此許多好處又加之以脩能愈見得好耳內美是得之祖父與天者脩能是勉之於

已者下文扈離芷佩秋蘭即是比喻自家脩能蓋能者才美之通稱故被服香草博取衆善亦可謂之才能也能字亦要活看五臣以內美爲忠貞王逸以脩能爲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仁能懷遠人也是又以內美脩能推開泛言絶無承上起下之意詳其文勢還恐有承起意容更詳之

之能

王逸曰能乃代反朱子曰叶代反朱子辯證曰古音能叶代協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協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

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㪍夕替下註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㪍與替之類亦應協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協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源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於註矣讀者詳之瑗按洪氏曰能本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

能此讀若耐恊韻洪氏恊能爲耐音是矣而又欠考證也盖能字卽古耐字通用見禮記故加心而爲態者以耐音轉之也天官書三台星之台字亦作三能是能亦有台音台又有怡音故後章態與時字爲韻又以怡音轉之也六書假借轉註之學可不知乎又按韓昌黎和張十一憶昨行用開字韻中一聯云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朱子考異曰集註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國語作黃能音賢能之能東海人祭禹廟不用

熊白及鼈爲饌蓋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由此觀之則能字古有數音有賢能之能音有熊羆之熊音有三台之台音有耐煩之耐音有怡悅之怡音故罷從能而逼作疲態亦可與時爲韻也三足鼈之能字與台同聲也學者苟知此說則古韻無不可通者矣一曰三足之能下當從三點熊羆之熊下當從四點非是大抵古人直以能字而轉讀之故後人不知鯀的變爲何物而併熊與鼈以去之非鯀化爲此二物也然旣曰入於羽淵則是化爲水物而爲鼈也明矣後人蓋獨疑其能字可兩通而未嘗深思之

耳又按洪本歐蘇韓說今註無之不知在何書也而
艱替亦自可恊見後本章

扈

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五臣云扈披也洪氏
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
止也也瑗按洪氏所引左傳左昭公十七年註曰扈止
也今洪氏作止既曰爲九農正作正爲是三家所說
五臣近之而意欠明盖古人所用扈字與護義通故
天子之警蹕人臣之騶從皆可謂之扈衛君子盖以
芳草爲扈衛者也此扈字當虛看被服之意也王逸

曰楚人名被爲扈謂屈子取江蘺辟芷以爲衣被紉秋蘭以爲佩飾是以扈字與佩字相對實看非也此二句乃參錯之文耳本謂採取蘺芷秋蘭諸香草紉之以爲雜佩而被服之以扈衛乎身也讀者當以意會

紉

王逸曰紉女陳反索也蓋解作宵爾索陶之索洪氏曰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也朱子反切從王逸訓解從方言瑗按方言是也當作去聲如認讀連屬彌縫之意今穿鍼謂之紉鍼南方人多

曰穿鍼北方人多曰紉鍼豈獨楚人而謂之紉哉吾甞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帖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卽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古可也古人之文葢卽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之文人而必探賾索隱之爲哉古人之言語文字又豈盡與今人而絶不同哉學者執余說而徵諸書可見矣或曰紉作平聲讀亦可葢字本一而人聲有緩急之不同故字有平仄之異也亦通又按内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紉亦叶女陳反註曰以線貫箴爲紉是矣箴與鍼針通用

秋蘭

楚辭有曰秋蘭春蘭石蘭幽蘭芳於秋者曰秋蘭芳於春者曰春蘭生於石上者曰石蘭生於幽僻之處者曰幽蘭隨其所舉耳無異義也

佩

此字諸家不言所協是如字讀也瑗按能字旣讀作耐音則佩當讀作泒音方是或曰能如字讀佩字中有巾字當轉協作銀音與上均名降庸爲一韻也或曰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協此以能字或音三台之台或音怡悅之怡而佩字俱可相協也其說亦通

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採韻者詳焉或曰佩中有巾字豈可遂以之而協韻曰楊雄反騷捷與足協蓋以二字下爲疋疋古語急讀則爲嘗故捷之所以爲捷而足可以協捷也試持此說以考他協韻可見矣王逸曰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屈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蘺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王逸之說固是屈子之取芳草恐亦是泛言不獨指清潔之一端也下文言三后之純粹亦以衆芳言之可見

矣苟以孑孑一端之清潔而言之而屈子之所以自待者亦淺且狹矣何爲遐慕堯舜思禹湯希臯陶伊傅而不已乎卽屈子所學之人則知屈子之自任者矣至於法彭咸比伯夷及子推伍胥申徒狄之屬則又以數子之遭亂世逢闇君有類乎已也故亦惓惓致意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惟不深究此旨故遂目屈子爲一節之士而使屈子平生之所學所任者歷千載而不白吾於是乎有慨焉

汨余若將不及二句

王逸曰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方言云疾行也朱子曰

水流去疾之貌是融會二家之說而釋之蓋汨謂汨然猶汲汲然也王逸曰心中汲汲常若不及是矣而又曰念我年命汨然流去五臣云歲月行疾年歲之意自屬下句此句只言已汲汲自脩之意恐猶懼也慮也洪氏解作疑也非是夏曰歲周曰年後世通稱也下句申上句之意言已之所以汲汲於自脩常若追亡而不及者蓋恐光陰易過不我相待義理無窮不易得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愿子有之矣或問楊雄曰人美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矣乎楊雄曰未之好也學不美此言非是大禹之惜寸陰

孔子有假我數年之嘆孰謂學不羨乎故吾嘗謂朝聞夕死是一說也假我數年又一說也聖人之言非特一端而已也好學之士眞有羨長生者矣淮南子原道訓下篇曰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有智者當自知之當自勉之年歲不吾與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

搴攬

王逸曰搴取也攬採也是矣洪氏又引說文曰攓拔

取也攬取也註頗支離大抵搴攬二字俱是以手採取之意何必深究莊子曰攓蓬而指搴與攓同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凡謂拔者有連根拔取之意而木蘭之樹宿莽之木非可以手而連根拔取者也故余註渾解之曰搴攬皆採取之意或爲得之又搴當音作牵如褰裳濡之之褰音義並同也亦有音作蹇者聲之緩急不同非有異義也

阰

王逸註曰阰山名洪氏曰山在楚南瑗曰非也阰與坒同亦作坒音陛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

而言可見楚南之阰山未考其果有否設有之安知其非偶同乎安知其非阰爲山之通稱乎又安知其非因屈子之言而襲之者乎六經之字往往亦有古書之不能盡解者讀者當以意會也或曰阰何以爲坒也曰如隄之與堤陼之與堵卩與土旁如此之類其通用者多矣又何疑乎或讀作毗者聲之不同耳以爲楚之山名者非也

宿莽

瑗按莽木名也見本草木部似石楠凌冬不凋故曰宿莽舊解以爲卷施草非是雖然亦可爲草木之通

稱也要之屈子所言者指木也上章言草此章言木下章言草木言之序也或曰子之言是矣願聞草木通稱之說曰孟子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莊子曰過乎蒼莽之野蓋莽雖爲野草之通稱然望秋而先零微霜降而百草爲之不芳者多矣此曰宿莽者謂莽草之經冬不死者皆是也無所專指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經冬然後知宿莽之獨秀也王逸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得之矣洪氏引爾雅卷施草解之非是矣按爾雅曰莽數節數音朔註曰竹類也節間促註非是夫草亦多有節豈獨竹乎九章曰

蘋蘅槁而節離是也爾雅又曰卷葹草拔心不死証曰宿莽也離騷云蓋見有拔心不死之說而郭璞遂以爲離騷之宿莽乚爾雅前有莽數節之說後有卷葹草拔心不死之說又可以知其爲一物而莽非卷葹也明矣南越志曰寧鄉草多卷葹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蓋宿莽者草經冬不死之通稱而因以稱卷葹耳非獨謂卷葹名宿莽也又安知南越志非承郭璞之誤乎王逸漢人也郭璞晉人也舍王而從郭璞洪氏非是但王逸又謂楚人名草冬生不死者爲宿莽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草其來遠矣宿之爲義

其來久矣爾雅翼曰荼宿莽稱宿者蓋以經歲爲名猶其稱宿麥宿草也然遇冬不枯在草木尙多有之是矣蓋人以一夜爲一宿草木以一年爲一宿故禮謂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矣謂隔一年也然則宿莽之稱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說草之別號耳又豈獨卷葹哉惟其不知此義遂因王逸木蘭去皮不死之說以卷葹拔心不死之說相爲表裏吾見其說日新其義日精而大旨日益晦矣吾常怪古今之註楚辭者不解其大旨而常喜求細義也夫三百篇之所取草木鳥獸者衆矣又豈必物物而有意義之可解哉

朱子曰木蘭宿莽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其言
渾融而明白矣王逸曰言己旦起陞山採木蘭上事
太陽承天度一作慶也夕入洲澤採取宿莽下奉太陰
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其說迂遠支離之甚
朝夕二字不過言己汲汲自脩朝夕不忘所有事之
意耳奚必如此之深求而穿鑿也哉

日月春秋

日月卽指天象之日月春秋指四時也錯舉二時以
見其餘耳二句平看如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之意
或曰日舉一日而言月舉一月而言春秋舉一歲而

言二句相承講日月忽然不停留者所以爲四時之代序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日月不淹見光陰之迅速春秋代序見歲年之相催相承兩平意自然俱有不相妨也

草木零落

書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也條長也又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繇與夭義相近條與喬義相近又曰草木漸苞漸漸進而浸長也如易所謂山上有木漸楊雄所謂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草木皆有之包苞

同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矣浸彼苞蓍言其叢生而積也草木皆有之是草木單言之則彼此可以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零一作苓一作蘦古通用王逸曰零落皆墮也朱子曰皆墜也皆凋隕之意其義一也草曰零木曰落君單言可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

美人

五臣曰美人謂君也得之矣王逸曰美人謂懷王也恐亦未必然瑗按懷王之世屈原雖見疏然猶用之其謀猶聽信之如諫殺張儀懷王猶悔而追之武關

之會屈原尚諫阻之其言雖不聽可見此時猶在位也武關之會懷王遂不復返矣是屈子在懷王時其志雖不能盡行而懷王雖不如昔日之寵任猶知用之也至襄王時則九年而不復歷年而罹愍矣屈子之遷黜實襄王也不可使懷王獨受其惡此關繫亦大不可不辯於此可見懷襄之優劣而國家之存亡也故吾嘗謂九歌橘頌天問遠遊皆屈子平日之作無關於君也惜往日據史記屈原傳當作懷王或曰史記造憲令屬草藳之說因惜往日篇受命詔以昭詩明法度之嫌疑等句而附會之者也然今無所考

姑從史記而餘皆爲襄王放逐久遷之後之所作者則無疑也王逸每每獨指斥懷王要之非是不若五臣只曰喻君也其詞渾融而懷襄俱在其中矣又美人謂婦人容色之美好耳王逸謂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非是朱子辯之詳見後靈脩條下又洪氏曰屈原有以美人慕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璦按恐美人之遲暮以爲喻君是矣滿堂美人乃是少司命指喻大司命也送美人南浦乃是屈原喻河伯也也舊說惟不求本章之旨意故皆以爲屈子喻君

之說耳學者詳之又按漁父者襄王初放之所作也卜居者旣放三年之所作也哀郢者旣放九年之所作也餘則不可考矣此又學者不可不知也因併附之

遲暮

王逸曰遲晚也諸家因之而暮字不註瑗按暮亦晚也一日之終謂之暮故一歲之終亦謂之暮詩云歲云暮矣是也人生一身之終亦謂之暮俱是借日暮之暮字而用之耳遲對速言暮對早言皆人衰老之諭也

## 撫壯

撫字舊俱不註獨五臣註曰持也言持壯盛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洪氏曰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註誤朱子曰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璦按五臣解撫爲持欠穩當而餘說意雖是亦欠明白盖撫字有搚巳自省之意故曰撫壯此等字須以意會不可執也王逸曰年德盛曰壯朱子曰三十曰壯朱子之說見禮記大抵此壯字是泛論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對上遲暮而言不必依禮記

說而王逸又無德字言洪氏朱子皆從之非是獨五臣惟以壯盛之年爲言得之矣洪氏譏其誤非是蓋五臣之言是反其意以解之屈子本謂人君當此壯盛之年不肯循巳省脩棄去穢惡之行而爲道德之美反廢棄道德之美而爲穢惡之行也五臣之意是而詞畧欠明耳壯者年之盛也穢者惡之極也

棄穢

王逸曰棄去也穢行之惡也其說是矣又復曰以喩讒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五臣有用讒邪之言洪氏謂棄遠讒佞皆非是此方論人

君之脩德不必及讒佞而讒佞自在其中故朱子但以棄去惡行爲言意方渾融合屈子之旨後章惟黨人之偷樂以下自諭讒佞此處不必言也故上莊字當從五臣去德盛而言爲是此穢字當從朱子去讒佞而言爲是

此度

度態度之度篇末曰和調度以自娛悲回風曰心調度而弗去朱子曰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其意亦是大抵所謂度者猶今俗言像態也言此等像態不好當速改之可也此度之此字即指穢行而

言上句是直責其不去惡此句是諷其何不改此舊態故爲詰而問之之詞其語緩其意婉二句皆一意而反覆言之耳又按思美人曰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也又曰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此又是好像態故此度二字是泛言者可以爲美可以爲惡有虛位而無定名也隨人所用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三后

王逸曰后君也古者人君之通稱皇帝皇后之分自後世始也三后王逸曰夏禹殷湯周之文武也朱子集註因之辯證又曰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

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王逸曰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洪氏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瑗嘗疑其俱非是此只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盖指楚之先君耳先言楚之先君而後及堯舜在屈子則得立言之序也朱子疑爲少昊顓頊高辛固皆是黄帝之子孫而少昊高辛又爲楚先人之別派也吾嘗謂顓頊高陽氏爲楚之鼻祖矣其餘如祝融氏季連氏鬻熊氏及熊繹爲受封之始熊通爲稱王之始熊貲爲遷都之始皆楚之先君有功德所當法焉者也但不知其

何所指耳昔夔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成王滅之則二氏爲楚之尊敬也久矣然此所謂三后者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昔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則是熊繹爲楚之始祖其必祀也無疑矣今亦無所考證姑誌其疑以竢君子而指楚之先君則決然也詩大雅下武曰三后在天卽指周之太王王季文王耳

純粹

王逸曰至美曰純齊同曰粹朱子因之朱子易本義曰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此二字亦有

作淳粹通用者漢書張衡思玄賦註曰不澆曰淳不雜曰粹大抵純粹二字皆無駁雜之意也此等字亦無甚分別

衆芳

王逸曰衆芳喻群賢也言三后所以有純粹之德者以舉用衆賢輔成之也非是衆芳之所在卽喻衆善之所在也衆善卽在純粹之內純粹二字總言之下又申言之耳言三后純粹之德固衆善之所在而後王所當法者也此上章併論人君之當脩德未論及用賢意用賢意亦自在其中不必專指用賢一端而

言也此章衆芳倂上章騏驥舊俱作任賢說甚非

申椒菌桂

申字諸說紛紛未有的據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朱子曰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五臣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或曰申即下文又申之以攬茝之申雜申重言之也或曰申亦草木之名涉江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此申即謂露申特未知其爲何物耳瑗按楚辭中椒凡十見言申椒者三言芳椒者二其餘曰椒丘椒蘭椒糈椒漿椒專佞以慆慢皆單用之也蓋芳言其氣之香馥申言其形之重累相備

也諸說皆有理不若王說明白姑從之但曰其芳小
壺之乃香又是謂人重纍之以爲佩也非是蓋椒之
生無一枝一粒者恒多叢簇纍纍而生纂纂而垂故
曰申椒因其本形而名之也猶言辟芷也辟言其幽
申言其重蓋椒實多重生而芷每生於幽僻之處故
也或曰劉向九歎惜賢篇曰握申椒與杜若以申椒
對杜若而言則申椒似是香草名而以申字作虛字
看者非也容更詳之菌王逸曰薰也葉曰蕙根曰薰
也朱子解此章但曰桂木名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
而菌字獨不註偶遺之邪豈從王說邪未知其審五

臣以菌桂爲一物洪氏又詳言之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别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蕋黄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瑗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爲卌桂葉似柹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又本草亦有菌桂當從洪説爲是或曰申露申也椒木實之香者菌從草則芝類也從竹則箘類也竹名荆貢箘簵楚之有箘久矣桂冬榮之桂樹也曰申曰椒曰箘曰桂曰

蕙曰茝草木大小兼收而兼蓄此衆芳之所在也猶君子之取諸人以爲善合併以爲公所以成純粹之德也其說亦通大抵此章純粹二字該下三句衆芳二字又該下三句又按竹譜曰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源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然則屈子之所謂箘桂者或卽謂桂竹顧變文而倒之如延胡索遂謂之胡繩耶

在茝

茝音采與在爲韻則不待恊然茝一本作芷若作芷

則在字又當協矣夫在可與茬協者蓋上爲乂字如友有二字與釆協釆協此禮反是皆以乂爲協也或曰除上一畫又爲仕字故亦可與茬協也古之協韻多類此而往往有之以偏傍讀之者考之自見

遵道得路

此等字要活看遵道即是得路但遵與得字有先後意言人依此正大道路行將去不由旁谿曲徑而求捷則自然得路不迷無他岐之惑無窘步之虞矣

猖披

王逸曰衣不帶之貌謂桀紂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洪

氏引傳雅曰裼被不帶也言桀紂之亂君披衣不帶者夫以爲比喻之言似矣若直作衣不及帶則非是也五臣曰猖披謂亂也蓋古人用字各有來歷而傳雅者不可不知但此處直解作亂貌可也若耿亦謂如火之光介亦謂如石之確也讀書須考其來歷但不可拘滯也

## 黨人

屈子此篇於黨人三致意焉論語曰君子群而不黨又曰吾聞君子不黨朱子釋之曰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又曰相助匿非曰黨瑗按阿比

之意與相助匿非相爲表裏而屈子所謂黨人者實緐此二意夫路幽昧以險隘黨人何以偷樂也蓋惟人君處乎幽昧險隘之途則黨人得以相助匿非而彼此阿比始得以保祿位享富貴固寵愛也若人君居乎光明正大之域則黨人無所用其計矣又安得偷樂於其閒哉嗚呼後世固有指君子爲黨者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是君子亦不能無黨但與小人有邪正之不同歐陽子朋黨之論其說詳矣學者不可不觀也

幽昧險隘

四字平看幽昧言道路不光明險隘言道路不平正王逸以幽昧險隘喻君道不明險隘喻國將傾危非是洪氏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此亦言外之意

憚殃敗績

王逸曰憚難也殃咎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五臣曰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朱子集註因之然解豈余之憚殃句皆詞旨不甚明白蓋豈余身之憚殃句即承上二句而言言黨人之偷樂唯喜

君行乎幽昧險隘之路雖捷徑以窘步皇輿之敗績有所不顧也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有顛仆錯跌之禍而我之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欲君行於光明正大之地如堯舜之遵道而得路者豈爲我一身顛蹶之禍也哉盖恐皇輿行於幽昧不明之處險隘危迫之中必敗績耳必如此解則豈余身之憚殃方明白言已不行幽昧險隘之路者非爲已身之畏禍也盖爲皇輿之敗績也敗績即指顛仆傾危而言王註以爲敗先王之功非是嗚呼幽昧險隘之路黨人以爲可以偷樂而君子則以爲憚殃忠臣則

恐皇輿之敗績而趣君方且安於捷徑以窘步也王逸曰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其說雖非本旨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矣彼君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則國將傾危而禍及其身也又安暇於偷樂耶是所以爲樂者適所以爲殃之基也後世小人之黨可以自省矣

奔走先後

此四字見詩大雅緜篇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同朱子註曰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宣意曰奔奏註此又曰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向而或出

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是解先後二字與詩同奔走二字與詩異屈子此四字亦不過斷章取用當從此解爲是但四字當平看朱子又是串講王逸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得之矣又按此句言奔走先後疑當從急字爲是或曰忽字言急欲奔走先後有不暇安詳之意急字之意自在其中故且從忽解

踵武

王逸曰踵繼也朱子曰足跟也朱子之說爲是武迹也詩曰繩其祖武又曰履帝武敏歆踵武二字猶今

俗言脚迹云耳及前王之踵武猶今俗言踏着前人之脚迹也

荃

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朱子曰荃與蓀同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辯證又曰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註云人君被服芳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瑗按王逸解前美人爲服飾美好解荃爲被

服芬香誠諄朱子之說爲是但王逸荃以喻君之君
卽指君臣之君也朱子之疑非是後言蓀者其說倣
此

齌

王逸曰齌疾也洪氏曰炊餔疾也瑗按古謂火熾爲
火齌此謂怒氣之盛歘爍可畏如火齌也當從濟音
朱子曰字從火齊聲在詣反是矣讀作平聲者非是

蹇蹇　王逸本作謇謇

王逸曰謇謇忠貞貌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
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又引易王臣謇

謇匪躬之故以證之洪氏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朱子曰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此謇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瑗按屈子此章之義本諸易蹇卦六二爻詞而來明白無疑且易以艮遇坎爲蹇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當作蹇蹇爲是王逸獨以進諫一端爲言故作謇謇非是蓋忠臣之事君凡所當爲而不避險難者皆是蹇蹇豈獨言哉況屈子之所以得罪於君見讒於黨人者亦不獨在於言也今當依易作蹇蹇爲是而凡楚

辭中作難詞者皆當作蹇朱子從王逸之說非是

一　舍

王逸曰舍止也洪氏引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也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也朱子辯證載洪氏之說而集註又從師古之切是作去聲讀也而今四書集註於不舍晝夜下又音上聲是又讀作捨也蓋楚辭集註乃朱子晚年之書四書亦當依此音爲是以此可見四書朱子亦多未定之言而晚年未暇釐革改正之也

九天

王逸曰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五臣曰九陽數謂天也朱子曰九天天有九重也辯證曰九天之說已見天問註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瑗按天問九天之說屈子方且疑之又安得遽用之邪以理揆之五臣之說近是姑備其說以俟君子擇而採之也

正

正古與証通用如此解更明白王逸訓作平也謂使九天平正之也朱子從之似覺又多一轉折費解不如作證義直截後倣此

靈脩

王逸曰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五臣曰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朱子集註曰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辯證曰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

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援按王逸神明遠見服飾美好之訓釋固不能無失而所謂以是直指君言亦無妨也觀篇内言三后堯舜皇輿前王等字是明以人君之事言之矣則曰美人曰荃蓀曰靈脩又何嫌於指君乎彼古者人君稱朕人臣亦稱朕而盛世君臣吁咈都俞於一堂之上且相爾汝之如家人父子然矣豈若末世之拘忌也哉又靈脩亦美好之通稱不必謂爲以婦悅夫之名也而所謂美人佳人云者固美好婦

人之義其來歷實本於此要之亦借以爲男女之通稱如後世之所謂美士佳士云者奚必爲以男悅女之號哉故吾嘗謂楚辭所言美人荃蓀靈脩皆當時平交贊美之通詞而可共稱之於上下者也故曰蹇吾法夫前脩則君子之稱脩也久矣

黃昏二句

朱子曰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王洪二家此條俱無註解兒九章抽思篇王逸曰且待日沒閒靜時也洪氏曰淮南曰日薄於

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喻晚節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瑗按當從洪說爲是朱子之解頗涉新奇深巧也蓋朱子見後有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之類遂欲從前都解作男女求合之詞如美人靈脩是也看來亦不必如此又按洪氏疑此二句後人所增是也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曰黃昏以爲期者承上句成言而來也或曰此下句初既與余成言二句又承上曰黃昏以爲期句而來又何不可曰是固然也要之此篇二千餘言皆四句爲韻爲章今以四四而數之似長此二句

且王逸無註而下文始釋羌字之義則原無此二句無疑矣後人因九章之語而誤也

羌

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洪氏曰楚人發語端也文選註云羌乃也一云嘆聲也朱子曰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瑗按此字本西戎之稱餘義不見於經楚辭中所言者亦只數處竊疑文選之說爲是亦未知其所據也朱子則用王洪二家之註而合解之然直解作語詞可也卿何爲也之意以後所言羌者參之亦不甚切

成言

王逸曰成平也是矣意如春秋平成之成相與盟誓之稱也言者即所成之詞也王逸曰言議也言與我平議國政意近是而語則非也

他化

瑗按此二韻可兩協他如字讀則化音花也他音馱則化又協作訛音也

九畹百畝畦

王逸曰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洪氏引說文曰三十畝曰畹王逸曰二百四十步爲畝洪氏曰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畝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爾雅翼又從而推其說曰以王逸章句言之十二畝曰畹二百四十步曰畝五十畝曰畦則蘭得一百八畝蕙百畝留夷揭車合百畝則多少亦不相遠矣若以說文言之田三十畝曰畹則蘭得二百七十畝多於蕙兩倍留夷揭車各五十畝多於兩草一倍亦多少之差蘭九畹蕙百畝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瑗按楚辭言蘭誠多於蕙然亦恐無貴賤之分曰九畹曰百

畝曰畦曰雜或亦泛言其多耳若以田之長爲畹言之則九畹又不及百畝多矣朱子曰畦隴種也王逸曰共呼種之名若畦以此二說言之則又不可以數計之其多抑又甚矣爾雅亦言留夷揭車各五十畝亦非是若以五十畝爲畦推之蓋謂種留夷揭車於畦而又雜之以杜衡芳芷是四物共一畦也或曰雜以五十畝爲畦言之而畦不言九不言百安知其非千萬畦乎不言其數者是不勝計其數也其說亦通然以畦字對雜字而言當從隴種呼種之訓爲切而此章是總叅錯言其盛恐無多少之别也然畦町亦

爲疆界之通稱姑誌其疑以俟知者又按滋蘭至蕪穢八句不過言巳積累衆善而不見用耳王逸又言宜蓄衆賢以時進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以衆芳喻衆賢志士亦非是

量人

王逸曰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巳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鴟嗚嚇鵷雛此之謂也五臣曰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巳以量度他人謂與巳同君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毀之使不得進用也洪氏曰貪

婁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
索之意故各與心而嫉妬也瑗按王逸以量人謂與
已不同非是五臣似是而未盡也洪氏之說得其本
旨而其詞且直截痛快可觀

索妬

朱子辯證曰索與妬協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曰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瑗按中庸素隱行怪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盖字
之誤也嘗疑索素二字音義或併可通用非誤也今
此韻若以妬爲主則索當協素音若以索爲主則妬

當協作石音若索讀作宵爾索陶之索音則姤又當協時若反一韻可三協也

老

王逸曰七十曰老瑗按老者泛言其老耳不必引曲禮七十曰老而拘其數也

脩名

洪氏曰脩名脩絜之名也是矣朱子曰長名恐未善

朝飲夕餐

王逸曰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蕋瑗按所言朝夕不過謂

巳勤以香潔常自潤澤耳所謂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是也無取於陰陽之義凡篇中所言朝夕字王逸俱以陰陽言之非是五臣曰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巳之德是矣又按飲當音作引洪氏音作蔭亦非是

落英

洪氏曰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玉露曰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以落爲萌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古人語多如此瑗按其說雖好然對上墜露而言下又有落蘂之文則不得

通矣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後謂之落採而取之脫於其枝即可謂之落如取露於木蘭之上亦可謂之墜也若果謂墜之於地則露豈可飲乎故曰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不可以詞害意也爾雅翼亦曰菊花終不飄落故說者疑離騷落英之語或以爲爾雅落始也然與墜露相配爲文不當爲始靈均蓋自有意羅鄂州以落英對墜露看極是又謂靈均蓋自有意而不言其所以然瑗嘗深思之而不得其說靈均之意不過謂飲露飡花以香潔自脩爲諭而已於墜落二字恐亦無他義也鄂州豈眞有所見耶抑求落英之

說而不得或漫言之邪洪氏又引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按此數語雖非屈原本旨然以此下一章承上老冉冉二句而來亦是蓋偶得而暗合者也

顑頷何傷

王逸曰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饑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洪氏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道要而行雖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
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爲其顑頷
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瑗按二説
雖好非盡屈子本旨然亦不可不知此意屈原不過
謂已身雖困而道則亨之意其衆人飽於財利國削
君辱之憂本章立言之旨恐無之也又信姱洪氏即
以爲中情實美是也王逸謂欲使形貌信美甚謬又
練要二字平看朱子曰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是也
五臣洪氏皆以擇訓練字獨以要爲道要亦非也王
逸獨以織字屬心亦非也信姱練要四字皆宜承中

情二字謂中情猶中心也又顑頷二字王逸曰不飽貌洪氏曰食不飽面黄貌朱子從洪氏

木根結茝

王逸曰根以喻本洪氏曰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註云苗名蘭槐根爲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瑗按二家取譬之説非是不過謂採取香木之根以紉茝而爲佩耳曷嘗有喻本之意哉以此推之則下所云數物又何喻也

落蘂

五臣曰蘂花心也言我採木之根佩結香草拾其花

心以表巳之忠信洪氏曰花外曰蕚內曰蘂蘂花心頭點也朱子曰蘂花蕚鬚粉蘂蘂然者也瑗按蘂字從心上三說俱是但五臣以貫字爲拾也非是王逸乃以蘂爲花之實也言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實之行也惟其以上木根爲喻本故又以此爲喻實其說非也以貫字訓累也似之矣

矯

王逸曰矯直也五臣曰矯舉也朱子從五臣俱非是矯是矯揉之意謂以手矯揉使其柔軟而易紉耳九章惜誦篇曰擣木蘭以矯蕙又是謂矯揉之使碎而

以爲糧也

蹇

王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已服飾雖爲難法我做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五臣曰蹇難也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爲世俗所用也洪氏曰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難字也瑗按洪氏訓難易之難是矣五臣作蹇亦是矣但以爲險難之難訓非也奚必謇可訓難易之難而蹇獨不可訓難易之難也哉蓋此曰

蹇者難詞也謂已法前脩而不畏其難蹇蹇然勉強勤勞雖顛踣困苦極其萬狀亦不休息亦不悔怨此所以爲蹇法前脩畏之意也前說俱非又按亦倒文耳本謂余蹇法夫前脩也

非世俗之所服

洪氏曰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註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朱子辨證亦取其說曰今當正之瑗按唐太宗諱世民洪說固是然王逸本亦未必盡善況人字亦多有原本作人者今盡反之

似覺未嘗讀者當參取其所長可也奚必王逸本古之拘哉

彭咸

王逸曰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引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瑗按一以爲大夫一以爲介士則其人之出處且不得其詳又安知其死生之實也朱子以爲二說無據是矣蓋因後世誤傳屈原投汨羅而死見屈子

急稱其人故附會其說耳而不知所謂彭咸者即孔子竊比之老彭也瑗有辯可考茲不再贅洪氏又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巳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兮擬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屈原未嘗自沈瑗亦有辨茲不復贅然洪氏之說雖甚善要之離騷之作亦不能必其爲懷王之世也皆無明證不足深信又安知其非頃襄之時之所作邪今之楚辭未必屈子之所自編次者離騷之篇安能必其爲前所作邪

要之頃襄王廢棄遷絀屈原之意甚於懷王瑗已辨於前不復喋喋

彭咸辯

余讀離騷覩其稱道往昔聖賢神仙援引非一而獨於所謂彭咸者屢致意焉王逸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補註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朱子於集註雖仍王註而二家之說終不能無疑焉瑗按劉向九歎

靈懷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王逸之說或本之劉向而顏師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讀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陽顓頊氏之玄孫陸終之第三子也虞翻註曰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爲彭姓神仙傳云彭祖者殷賢大夫也姓籛名鏗系本亦云籛鏗是爲彭祖又按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曰商賢大夫論語述而篇有竊比老彭之語朱子註亦曰商賢大夫考其德而論其世稽其姓而辯其名則曰彭咸曰彭鏗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籛鏗其實爲

一人也明矣或者問曰史傳以爲鏗而離騷以爲咸何也瑗曰鏗與咸聲相近而誤也或者曰然則又以爲名翦何也豈亦聲相近而誤乎曰然盖籛字舊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箋者是古人語有緩急之殊故讀有平仄之異耳虞翻因以彭爲姓而誤以籛作名又轉籛作翦也如廉頗之頗本上聲亦有讀作平聲者如列仙傳韓終楚辭遠遊篇亦作韓衆也是咸也鏗也翦也其實一也或曰孰爲誤曰相傳歲久莫可經證雖未知其爲孰誤而可以知其爲一人也的矣如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其人名地名

彼此實一而音同字異者亦多矣盖古人授受但以口傳南北聲音語言各別故多錯誤也或曰一以爲彭姓一以爲籛姓何也曰籛乃所賜之姓而彭乃所封之國也稱籛者述其本姓而稱彭者後人因以國氏氏之焉耳猶今人或稱孔仲尼或稱魯仲尼云或曰一以爲彭祖一以爲老彭又有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之說抑又何也曰祖之與老皆後人慕其壽考而推尊形容之辭故神仙傳一以爲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逝流沙之西一以爲歷夏至殷八百餘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覇今人相

傳亦言彭祖八萬七千春或多或少不可盡信大抵彭祖乃古之有德有壽之隱君子也或曰然則以爲自投水死者非邪曰非也意者後世因其有西逝流沙之語故誤以爲投水而又不知屈原實未嘗赴淵自沉見編內亟稱其人遂附會其說焉若以屈原慕彭咸爲欲自投水死則孔子竊比之意豈亦欲自沉乎嗚呼孔子嘗欲浮海矣嘗欲居夷矣使無上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語又安知後世不援引浮海居夷之說亦以孔子爲欲投水耶盖孔子竊比之意實指刪述六經而老彭當年亦必有所著作惜乎世遠

言湮莫之考也屈原之亟慕彭咸者又安知非指巳
之所作離騷而擬其好古之心乎或曰不於周孔曾
伋之是慕而獨於彭咸屢致意焉何也曰孔子且慨
慕之矣況屈原乎又彭咸者乃屈原之遠祖而彭咸
且當殷之末世悼其喪亂遂遁流沙遭壅君處亂世
與屈原實相類焉此所以拳拳遐想而慨慕者也余
怪後世不詳考彭咸之爲誰而深察屈原竊比之微
意故不得不辯或曰天問篇自有彭鏗酙雉帝何饗
受壽永多夫何長之文又何不作彭咸也曰此正足
以發明彭咸屢見於諸篇而彭鏗獨一見於天問盖

因下有受壽永多之文而後人遂書爲彭鏗安知當時本不作咸也況篇内既稱嚳又稱高辛既稱舜又稱重華既稱伊摯又稱伊尹其名號之更見互出者不可勝數又何嫌邪

附說

瑗按楚辭中言彭咸者凡七見離騷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曰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

曰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詳玩此數語亦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其所謂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凌陽侯之氾濫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耳洪氏亦但曰言乘風波而流行也朱子乃推王逸之言曰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況之意也以朱子註書之精妙亦如此解況望其他乎豈非溺於投水之說之過邪然辯證又疑王逸與顏師古二家之說無所據是亦不能釋然於心也蓋辯證乃作於楚辭集註既成之後者解楚辭者要當據辯證而直斥二說之非可也朱子集證仍

之者或當時刊板已定而不欲改之或因相傳既久而不輕改之今雖無所考而致疑於二家之說則不以爲然可知矣夫彭咸果投水之人屈原又安得輕與三皇五帝而並言邪凌大波而流風之語累以爲自沉之意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是重華亦嘗投沅湘而死矣故曰說詩者無以文害詞無以詞害志可也

屈原投水辯

屈原投水而死之說世俗至今傳道之余嘗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讀離騷觀屈子之所自言蓋不能無疑

焉其所自言者雖或有投水而死之說然或設言或
反言耳徐而察之實未嘗真有自沉之意也賈誼曰
側聞先生今自沉汨羅東方朔曰懷沙礫而自沉今
不忍見君之蔽壅莊忌曰子胥死而成義今屈原沉
於汨羅王褒曰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劉向曰惜
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自是之後皆相祖述
其說固不必論是自漢初諸君子已言之矣漢初與
屈子相去未遠也宜得其真而亦不得其真者有以
也蓋聖賢之事亦必有紀載經品題而後其說真其
傳信也戰國之世史官久失其職而無記言記事之

書屈子雖與孟子莊子同時然孟子未嘗至楚而莊子又方且曳尾於塗中肆荒唐之言與屈子殊趨故不爲孟莊所稱道況屈子旣死之後僅三十餘年而楚滅於秦矣揚子雲曰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間而天下三擅是屈子之死以至漢初雖無百年然其間多事紛紛而聰明智巧之士皆馳騖於游說戰鬬之場而文學之流亦鮮矣孰有操尺牘秉史筆而爲屈子一言者乎是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耳非楚有文獻足徵信以傳信之言也屈子投水而

死之說果足信乎嗚呼堯幽囚舜野死孔子不知父孟軻曾被弑其大聖大賢之無纖毫可疑者其見於經傳者尚有此說又況傳聞之說乎又況屈子乎或曰子不信諸家之說而信屈子之自言是也子以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之類以爲設言亦是也子以寧溘死而流亡余不忍爲此態寧溘死而流亡不忍此心之常愁之類及雖九死其猶未悔伏清白以死直之類皆以爲反言亦是也然則懷沙篇曰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其說何也曰此蓋謂已遭讒含寃不得伸訴欲一見君㵒其枉屈之情以舒憂娛哀

爲得罪於君者重大違被遷謫有所制而不得見也此所以憂哀之懷終不得一舒且娛也大故卽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屈子負罪引慝之詞非謂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或曰然則亂辭所謂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其說何也曰此蓋曉黨人之詞也當時黨人之讒毀交搆其欲害屈子者亟矣情誦篇曰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覲此可見矣屈子故言此以曉之蓋謂人之死生各有

一定之命非人之智力之所能移而吾已定心廣志無所畏懼而不貪生於此也久矣爾黨人也又何以此而危余乎此則屈子之意也杜少陵詠李太白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小人之傾君子自古皆如此故屈子編內往往言其死亡而不悔者蓋當時讒言交構之害其事勢實欲置之於死地故屈子言寧死而不變其所守也非因君之放逐而遂欲死也苟因君之放逐而遽欲死亡又何其不自重而迂濶之甚耶先儒謂議論人物須設身以處其地想當時事勢是如何樣方可褒貶此確論也後世惟不知此意

論屈子者多不察其時勢故揚雄班固顏之推極詆毀之知屈子者莫如朱子亦謂其志行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是皆不足其遭放而欲死投水而自沉也嗚呼屈子之欲死曷嘗因其放乎又曷嘗死於水乎若果因君之放逐而欲死死而又投水則揚班之譏猶爲恕之雖謂千載之罪人可也豈特不可爲法而已哉或曰然則惜往日篇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其說又何也然則亦將爲反言乎曰

然也離騷言死亡者不一而惟此數語爲自沉之意
然此數語正所以明巳之不死而後人必欲曲解以
爲欲死也其意蓋謂臨沉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
此易事也然吾死之後徒爲身沒名絶而壅君不明
不知省察又何以死爲乎此明言君之壅蔽不明徒
死無益舊註言沉流之後沒身絶名不足深惜但惜
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
言也上二句乃是喚下二句之語解者俱以上二句
爲正言故下二句多牽強其說也至若懼禍殃之有
再則其詞益明白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其意

得矣不畢詞以赴淵其意重畢詞二字言已茍不盡言以明其志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亦不識也識如字不識猶不昭也如此解亦未必不可舊註又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詞而閔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解頗覺迂闊然此處解以爲欲死解以爲不欲死猶可兩通也悲回風篇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上四句亦是與下二句此蓋明譏二子之

徒死無益而已之必不負石而自沉也可見矣舊註亦支離其說而曲解之謂欲從子胥申徒而死也何其不審之甚也何不卽屈子之自言以信屈子而反信他人之說以解屈子之言也甚矣其雅道之難明而俗說之易惑也如此或曰太史公之博學亦謂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何也曰太史公蓋踵賈誼東方朔之說而成之者也蓋東方朔懷沙礫以自沉句是亦泛言屈子抱石以自沉耳其懷沙二字偶與屈子懷沙篇目相同而太史公誤解東方朔之意遂以懷沙篇爲屈子絕筆大謬矣不然是

亦東方朔之誤解懷沙篇耳今觀懷沙篇詞氣平淡
和緩不似臨絕之音其篇末數語已辯於前矣學者
試取讀之可見也朱子亦謂太史公去屈原未遠已
不得其詳也夫漢初賈誼之流已失其眞矣又況太
史公邪故太史公作屈原傳亦只有諫誅張儀阻會
武關二事而漫抄漁父懷沙二賦以足其傳而上官
大夫之最讒屈子者已不得其名也其畧也可知矣
其無載籍之可考而得之於傳聞也可見矣太史公
雖博學而屈原事實楚無史録如前所云是也雖欲
學之烏從而學之邪嗚呼屈原以椒蘭之香草比君

子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說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之說前輩之讀楚辭也類如此況文義疑似之間邪

附說

或曰後世相傳五月五日龍舟之戲以爲爲救屈原而起角黍之餽以爲爲食屈原而設也然則亦不足信乎曰不足信也此二事至今天下皆然蓋古之遺俗而莫究其所始者也端午之龍舟猶元宵之鰲山

端午之角黍猶重陽之餻餌民間以此爲戲以此爲饋蓋起於樂太平而通情好之作乎豈可以爲聲自屈原也又豈可獨以爲楚俗也且屈原之在當時楚之君臣㬥怒之矣屈原方且惴惴焉以身後禍殃之有再也爲懼其死也又孰敢喧然而競弔之乎楚縱弔之則屈原者特楚之賢也無恩德以及於秦齊燕趙韓魏之民也不惟無恩德以及六國之民而屈原之在楚也實六國之敵也屈原在位而楚存屈原去位而楚亡彼六國者方且幸其死之是急又胡爲乎而肯悲而弔之邪今覩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

以至於吳越甌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决知其爲古之遺俗而非肇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爲然也後人莫究其始遂附會以爲屈原之事耳至若以絲絡粘而投江以食之尤爲鄙陋可笑而褻瀆屈原也甚矣夫屈原者飲露餐英雖顑頷而不以傷者也烏肯食此物邪或曰子以二事爲古之遺俗是矣要之屈原當死於是日故後人遂因其俗以寓弔屈原之意雖以肇自屈原可也曰屈原之死於是日不死於是日今無所考若必欲解以爲弔屈原之事則元宵鰲山火樹之戲以爲弔介子推抱樹而焚枯重陽餻餌餦餭

之饋以爲食夷齊採薇而餓死又何不可乎盖深知
屈原者不在此也此說也皆因後世謂屈原之死於
溺也故好事者遂從而附會之在智者自不足惑而
博雅君子亦不當信也於是乎辨

涕

詩曰潸焉出涕易經萃卦上六爻詞曰齎咨涕洟鄭
氏箋註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馮氏曰涕洟悲
泣也字書又曰涕目汁也一曰鼻液也二說不同今
以詩易之註爲正

民

哀人生之多艱與終不察夫人心人字是屈原自謂也一作民字舊註謂指萬民百姓而言非是又鞿羈舊說爲譏人所鞿羈而係累也亦非是

艱替

朱子曰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垠反替它因反瑗謂此叶甚明朱子偶未之思耳替加水則爲潜加竹則爲簪加虫則爲蠶是替音古自與艱叶也但古今失傳而無以考其源流耳朱子之說見前能字條下

朝誶夕替

瑗按誶與訊同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註曰訊

亦治也替廢也廢興也興起振作之意以廢爲興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也朝訊夕替句正應上好脩姱以鞿羈句舊解作朝諫於君而夕見廢於此句亦通但於下既替余以蕙纕二句不甚穩順王逸曰言君所以廢已者以余帶佩衆香故也朱子曰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與之以玦然後去也瑗按若作朝諫夕廢解不如從王說爲善但詳又申之以攬茝句還依瑗解爲是既替余本謂余既替也倒文耳楚辭如此類極多

人心

瑗按人心亦原自謂也王逸曰不察萬人善惡五臣曰不察衆人悲苦俱非文意

謠諑

王逸曰謠謂毀也諑猶譖也五臣曰謠諑謂譖毀也其說是矣洪氏曰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方言云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言衆女競爲謠言以譖愬也瑗按謠諑二字當平看若從洪解則二字是串講朱子從洪說瑗謂從王說爲善朱子辯證曰諑音卓則當從豕又許穢反則當從彖耳

偭規矩而改錯二句

朱子辯證曰洪氏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瑗按洪氏之言朱子於集註既引之於各章之下而於辯證復表而出之蓋深有所感於其言而警世俗之意至矣又按此二句

郎中言世俗之工巧王逸以工巧爲佞臣巧於言語偭規矩爲背遠先聖之法背繩墨爲不脩仁義之道取譬支離非是

追

王逸曰追猶隨也朱子集註因之是矣又引洪氏曰追古隨字瑗按今自有隨字而古書以追作隨者頗少還讀作如字爲是

錯度

瑗按錯度二韻可兩協若以錯爲主而讀如字則度當協作鐸字若以度爲主而讀如字則錯當協作醋

音

忳鬱悒

洪氏曰下文云增歔欷余鬱悒兮五臣以忳鬱爲句絕誤矣瑗按洪氏之說是

侘傺

王逸曰侘傺失志貌其說是矣又曰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恐無所據瑗按侘傺當如彷徨徘徊之意直解作失志貌可也洪氏曰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卽今住字瑗按方言逗也謂逗留之義其意解作徘徊徬徨之義未爲

不可奚必住立云乎哉

溘死流亡

溘字離騷篇凡三見曰寧溘死而流亡曰溘埃風余上征曰溘吾遊此春宮王逸於上下二句俱解作猶奄也於中句又解作猶掩也洪氏辯其非是洪氏解上中二句俱作奄忽之義於下句又曰溘一作壒壒塵也無奄忽義朱子辯證曰溘字補註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溘吾遊此春宮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如此瑗按洪氏於下句之溘蓋作壒字從土旁上二句從水旁明壒與溘不同義耳非

矛盾也大抵此三句要皆從水旁爲是而有二義下句溘字當解作奄忽迅速之義楚辭凡言溘死而流亡之溘字又當與流字對看解作漂泊之意可也如汨字既解作汨没之義又解作去疾之義要當隨文訓詁庶不失作者立言之意不可執一說也

時態

態與時恊其說詳見前能字韻下

攘詬

王逸曰攘除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按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

誅少正卯也洪氏曰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朱子辯證曰舊註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朱子集註改之曰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遺者或有恥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援按屈心抑志忍尤攘詬四者平看王逸以攘詬承上三者講固非是而朱子又解爲攘却之而不受於懷以忍尤照

之亦非是葢此攘字如孟子曰攘鄰雞之攘朱子註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此言耻辱自來而受之猶物自來而取之程子曰罪自外至曰尤可見尤詬皆非屈子之所致而乃自外來猶易所謂無妄之災故屈子屈心抑志忍而攘之不與之校也作攘除之義非是

前聖所厚

厚篤厚之意所厚猶言爲古之聖人之所取不爲所鄙薄賤惡而棄也此亦泛言以見伏清白以死直其道義志行有合於古之聖人耳舊註以比干諫而死

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及表商容之閭之類爲厚之也非是此厚字要活看不可實實作真有所加厚於已之事也只言已之道必爲聖人之所取不爲聖人之所棄便是讀者詳之

悔相道章

此章屈子是以道路取譬言昔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察故致迷惑然尚行之未遠故猶可回車復還歸耳以比昔日初出筮仕輕犯世患以致遭讒狼狽然尚及此猶可引身而退耳下文復脩初服等語皆謂隱也王洪士二註皆謂屈子初欲去楚復悔其非事君之

義故中道復還楚國以終事君之志失之遠矣洪氏解延佇乎吾將反曰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王逸解及行迷之未遠曰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朱子辯證曰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瑗按朱子闢之甚是而集註之說得其肯矣大抵古人解書不即本文以釋意而恒執巳意以解文故多牽強支離之說而註楚辭者尤甚屈子

楚辭往往言其欲去楚之意而諸家必欲解爲不去楚也往往言其不欲自沉之心而諸家必欲解其爲實自沉也吾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嗚呼屈子心事千載不明吾又何暇自恤忌諱而不爲之一表白於世哉吾亦非敢立異也但據楚辭之書即屈子之言而釋之耳

椒丘

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詞亦欠明白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芬香以自潔也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

洪氏曰按椒山顚也此以椒丘對蘭臯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是矣瑗又按蘭臯王逸引招魂臯蘭被徑以證之蓋此言蘭臯意在於臯彼言臯蘭意在於蘭也讀者須知立言之意可也

陸離

王逸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洪引許慎云美好貌顔師古云分散也朱子曰美好分散之貌瑗按上三家各得其一字之義而朱子合二說而解之是矣但稍倒耳蓋陸者猶今言陸續之陸故曰參差曰分散得陸字之義也離者麗也謂華麗之麗非附麗之麗古

人用字多假借之類是有光輝燦爛之意故曰美好得離字之義也故瑗謂三家各得一字之義而朱子之解稍倒耳余以參差美好之貌釋之庶幾得其意乎此雖細義讀書者不可不知也又按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王逸註曰陸離美玉也未詳所出

芳澤

王逸曰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無在於己朱子曰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

玉佩有潤澤也瑷抜芳與澤其雜糅此句凡三見思美人句似指上文芳茝宿莽而言惜往日句似指下文芳草蕙若而言是不獨玉可以謂之澤也此章之句雖承上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然長余佩之陸離佩字是泛指紉玉蘭蕙之類而言佩繽紛其繁飾佩字是又總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王逸獨指芳爲芳草澤爲玉佩長余佩佩繽紛之二佩字亦俱專指玉佩而言朱子因之恐未是前章曰紉秋蘭以爲佩是又不獨玉可以謂之佩也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王逸註曰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朱子曰芳澤芳香之

膏澤也又列子曰施芳澤正蛾眉淳于髠曰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由此觀之古人用芳澤字甚多而楚辭之所言芳與澤者當合芳草玉佩而言之不必分芳爲草澤爲玉也芳言其氣之芳薌澤言其色之潤澤耳或曰芳草可謂之澤矣玉佩可謂之芳乎曰古謂香玉其來久矣獨不可謂之芳邪薌古香字通用

昭質

王逸曰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巳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五臣曰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朱子曰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

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瑗按此唯昭質其未虧唯字固專詞也亦語詞也古字多通用王逸看得唯字太深解作獨也質字又解作形體之質故有獨保明其身之說復引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之語以發明之然詳玩本文此二句之意實無着落王逸是以唯為獨質為身故有此說朱子因之非是蓋質者質性之質莊子荀子皆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以質為性也久矣況今人猶有質性之說此所謂昭質者謂昭明其質性耳如易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在

明明德之意五臣朱子之解似以爲質性之說矣而又以昭字適質字爲說如明德字樣看亦非是耶謂明之也言已芳澤雜糅而佩服之盛如此者蓋以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欠耳然所謂芳澤雜糅者喻已之備道全美悉有衆善也苟有一之未盡則吾質之有虧矣君屈子者其知道者乎其能盡性者乎讀離騷者其可以詞賦視之乎吾嘗謂周末顯覯之間而孟子屈子莊子並生於一時其道理之純粹莊子雖不可與孟屈同日而語而文章之妙於二子則不多讓也嗚呼周末極衰極弱之際而文章之盛猶如此周

之多才可見矣

往觀四荒

王逸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洪氏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虐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朱子曰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

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或曰諸家之說各有得失然求賢君之說不若求知已之說爲渾融而求賢君之意自在其中矣瑗嘗反復而詳玩之直以求賢君解之亦自無妨也又洪氏譏賈誼之失實先得我心之同然然謂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是矣而又以四荒爲四夷謂往觀四荒乃禮失而求諸野也孔子浮海居夷之意豈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乎此說甚迂至若同姓之義朱子已辨其非矣但此章之旨屈原實因君信讒而齊怒其道不行其禍將及欲隱去而避此世也朱子又謂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

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蓋反顧二字猶言回首而視耳當與游目字並輕看朱子看得反字太重故有不能頓忘此世之說屈子方欲製芰荷集芙蓉戴高冠垂長佩脩吾初服聊且止息優游於蘭皐椒丘之間使吾情之信芳昭吾質之無虧之不暇而不使進入以離尤也又何暇戀戀於溷濁之世哉孔子亦嘗數去乎魯矣苟吾道之果是固不在乎去不去也苟吾道之當去固不在乎同姓與不同姓也屈子去楚之意實欲隱遁耳考之惜誦涉江及此脩吾初服數章可見而此篇後歷訪聖帝求賢女之說特設言以見

舉世而無一人以為知己者耳非謂欲求賢君而事之也縱使屈子欲去楚而求賢君以事蓋亦欲行其道耳非戰國儀秦游說之徒之可比也嗚呼微子箕子嘗抱祭器而歸周矣孰謂同姓無可去之義乎但聖賢之去國非欺君賣國者所可同蓋以為道在吾不可自我而絕也聖賢固不苟生亦不苟死也如此孰謂屈子之未嘗去楚乎孰謂屈子之果投江而死乎雖然屈子之去楚者亦去楚廷離黨人而隱於山林耳又未嘗去楚而事於他邦也論屈子者不可謂其不去不可謂其去也所謂可與智者言難與俗人

道者此類是也又按四荒只作四方字看便是荒字不必重看

人生各有所樂

王逸曰言萬民禀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謟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朱子曰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惡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爲常或曰人或有樂富貴者或有樂功名者或有樂道德者屈子好脩以爲常蓋以道德爲樂者也上官大夫之徒蓋以富貴爲樂者也道德之於富貴其存心相去遠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

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然而爲善爲利之心雖不同其雞鳴而起孳孳不舍者其迹則同也故黨人見屈子汲汲乎若將不及忽奔走以先後以爲即巳之馳騖以追逐競進以貪婪也遂内恕巳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妬焉嗚呼微生畝且譏孔子爲栖栖而佞也況屈子乎以小人之腹而度聖賢之心其來也久矣孰知所樂有不同哉㨿按王逸以人生各有所樂句俱就黨人不好邉說對下余獨好脩以爲常句看朱子或說是並邪正泛講當從朱子或說爲是又按樂字洪氏讀作論語益者三

樂損者三樂之樂字諼謂直讀作洛音亦好不必從也

好脩以爲常

洪氏曰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諼按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又曰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後曰紛獨有此姱節又曰孰信脩而慕之又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莫好脩之害也或單言脩或單言姱或以脩姱並言則脩字之義可見矣然篇内所謂靈脩前脩脩能脩名之脩字亦宜如此脩姱之脩義也雖然好脩者人或能也好

脩以爲常人不可能也故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者非不好脩也不能好脩以爲常耳嗚呼世俗之工巧能使君子變而爲小人也如此欲使上官之徒化而爲君子也不亦難乎然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與蕭艾則有之矣茅與蕭艾而變化爲蘭芷荃蕙未之有也又按此章余獨好脩以爲常與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章相應雖體解吾猶未變與前雖九死其猶未悔章相應可見自長太息以下至此十三章當爲一大段也

女嬃

王逸曰女嬃屈原姊也洪氏曰說文云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爲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冀其見從鄉人因名其地曰秭歸後又因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秭與姊同朱子辯證亦載之瑗按說文與賈侍中之說似矣餘說非也易曰歸妹以須朱子曰須女之賤者是矣說文謂須爲女字蓋字賤女爲須也特詞欠明白耳夫須何以謂爲女之賤也蓋嘗考之天官書天文有織女三星婺女四星織女天女孫也女之

至貴者也嫛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爾雅曰須女謂之嫛女嫛又一作務是嫛星之爲須女須女之爲賤女也明矣故女須者謂女之至賤者也嬃正作須女傍者後人所增耳豈特楚人謂女爲嬃哉豈可謂女須爲原姊哉郴子厚山水記曰其鳥多秭歸秭歸即子規鳥也蓋因其縣之多子規鳥而名之也秭從禾者謂栽禾之時而此鳥來歸故名耳秭者禾之別名也詩曰萬億及秭又禾數之多稱也豈可謂秭與姊同乎至於女須廟擣衣石皆因註楚辭者錯誤而後人遂附會其事也若果爲原姊豈可罵其弟乎以

屈原之清白正直而女須駡之豈可謂之賢姊乎不得謂之賢姊又豈可廟祀於百世乎王逸袁崧乃無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審矣朱子從之盖偶未之思耳或以其相傳既久而不欲辯也東方朔七諫哀命篇曰念女須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是以女須爲原姊其來也遠矣要皆不考而傳會之者也

嬋媛

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嬃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逸皆註云猶牽引也悲回風曰忽傾寤以嬋媛王逸註

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朱子辯證曰詳此二字蓋顧
戀留連之意王註意近而語疎也集註又謂眷戀牽
持之意瑗按詩邦之媛也註曰美女曰媛蓋嬋媛猶
娟妍也本美女嬌媚美好之稱亦可以爲妖嬈邪淫
之稱如康娛二字本安樂之好稱也篇後曰日康娛
以淫遊又以爲逸豫驕傲之意逍遥二字亦本優游
行樂之好稱也哀郢曰今逍遥而來東又以爲漂泊
流落之意蓋古人用字多假借固不嫌於兩用也湘
君以下三者當從美好之稱若離騷女須之嬋媛則
爲邪淫之稱也其義詳見各章本文之下茲不贅又

按王逸牽引二字若謂牽衣引袂不忍舍去之義卽朱子顧戀留連之意也特詞欠明白耳五臣解申申詈予句乃謂牽引古事而罵詈是蓋以申申卽爲嬋媛之意而又以援引古事爲牽引失之遠矣牽引古事因下引鮌事而云也甚謬甚謬

申申

王逸曰申申重也其意是矣洪氏引論語申申如也以證之謂和舒之貌朱子曰舒緩貌俱非是申申詈予蓋謂罵之不已也從王說爲是又按洪氏曰女須詈原有親親之意焉又曰女須之意蓋欲原爲甯武

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以狥楚王之意也而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朱子辯證曰此說甚善瑗按朱子善洪氏之說非是此章明言罵之也烏得謂爲勸喻之意乎吾未聞以罵詈爲勸喻者也又明以鮌比之矣又烏可舍鮌不言而別引甯武子史魚之事乎吾未聞鮌之直如史魚之直也又明言其好脩姱節而不服薋菉葹矣又烏得謂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乎吾未聞不脩姱節而服薋菉葹焉可以爲甯武子之愚也此皆不察本文之意而誤以女須爲原姊故

執已意以立說而曲解如此蓋欲爲原姊回護耳要之女須當從余解而詈原之意當從王說爲是

鮌

洪氏曰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又引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鮌悻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璦按東坡之論非是史記之意蓋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耳若以東坡之論言之是謂殛鮌者又欲變四夷之俗以復爲鮌也其論之新奇

雖有救於鮌而以之斷史記之說斯失其旨矣

姱節

王逸曰姱異之節五臣曰姱大之行洪氏曰姱好也瑗按姱乃美好之意與脩美之脩同說已見前王逸五臣以姱異姱大解之非是視前解俱失其故步也

節中

王逸曰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其說是矣又曰節度也詞贅而不明白五臣又曰中用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以節字連上解固爲支離而以中爲用也又無據而甚謬蓋依前聖即言法前聖

也朱子解易節卦曰節者有限而止也此節字是謂有節制界限之意要解作法度之度字亦通但當虛看不可作實字看

憑歷

憑字舊俱解作憤懣恚怒之意按左傳列子莊子方言固多如舊說而天問亦以康回憑怒言之蓋嘗考所謂憑怒憑凌憑振諸說亦皆是極盛之意淮南子曰天地未分憑憑翼翼蓋是言天地之氣未曾分判而充塞盈滿於兩間耳則此憑心當承上係前聖以節中而言言已所得於心者極其盛耳以此所得者

極其盛而反遭此罵詈此所以可歎也又何嫌於兩用乎又按歷字王逸解作數也謂歷數前世成敗之道五臣解作行也謂歎息憤懣而行此澤畔皆非是洪氏曰歷猶逢也謂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下文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朱子曰歷經歷之意二說意俱是但洪說欠別白而朱子亦欠發明蓋歷茲者謂遭此詈辱也指上女須之詈詞而言耳

沅湘

洪氏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

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其中此補註所載雖無關於文義然亦不可不知

南征

王逸曰征行也是矣易升卦曰勿恤南征吉朱子本義曰南征前進也然則此所謂濟沅湘而南征猶云渡江而去耳王逸謂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而南行夫南固指其方而不必謂舜

葬於九疑山其南亦不可專指九疑也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然則舜又豈嘗至瑤圃乎上曰將往觀乎四荒此曰濟沅湘以南征下曰溘埃風余上征皆所以爲下遠遊諸章起也

重華

王逸曰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洪氏曰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曰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群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

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辭屢言堯舜禹湯今辯於此瑗按朱子註孟子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註此又依洪氏曰重華舜號也然則重華亦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故蔡氏註尚書解放勳重華文命皆爲贊美之詞而不謂爲堯舜禹之名號其說非也詳尚書之文勢書法而放勳重華文命之爲三聖之號也審矣豈可謂孟子因以爲號乎或曰大禹謨蘇氏謂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安知其非闕文邪安得以其一而廢其

二邪既謂之曰號則必本其德業而號之矣而贊美
之意不待言矣或曰若是則臯陶謨之允迪亦爲臯
陶號邪曰堯舜禹君也故當時臣民推戴而加之以
尊號臯陶臣也故無從而號之非若後世之得以請
謚於朝也不然則以厥德謨明弼諧爲句亦無不可
又按史傳曰堯姓伊祁祁或作耆名放勳勳或作勛
謚法翊善傳聖曰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
陶唐氏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仁聖盛明曰舜起於虞
故號有虞氏蔡氏又謂姓虞名舜也禹姓姒名文命
謚法受禪成功曰禹起於夏故號夏后氏瑗按史以

唐虞夏爲地名是矣餘說不如洪氏之說爲有據竊謂尭舜禹名也放勲重華文命當時之謚號而史臣因以稱之也伊祁姚姒姓也書謂有鰥在下曰虞舜不稱姚舜而曰虞舜者盖師錫稱於帝前而姚與尭名同音故諱之曰虞舜以地名之也湯文武者亦號也後世稱尭舜禹湯文武者上三聖舉其名下三聖舉其號盖因原來相傳稱呼如此口熟字順故不改耳亦可見上古之質直多稱名中古之文盛毎稱號也其所謂唐虞夏商周者俱本所興之地名而因以爲一代有天下之號也故後世論其人者毎以尭舜

禹湯文武爲言論其世者毎以唐虞夏商周爲言云

瑗因洪氏之說故漫綴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詞

王逸言巳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就舜陳詞

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也按王說是以

爲就有道而正焉之意非是蓋屈子以爲巳得大中

至正之道世無人知而用之故往見聖人以爲知巳

者一道以渫其憤懣之情耳下文曰耿吾既得此中

正是也非謂因人之讒毀其道不行而有疑於巳也

洪氏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

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今觀下文所陳蓋泛舉歷代治亂成敗之迹不獨指君臣一端而言也朱子集註取之亦未盡善二家之說意雖是而詞太拘也瑗按此曰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雖各見於他篇而非出於一處然始而欲就之而陳詞既而欲與之而同遊既而嘆其終不可遇其意亦互見也

啓

五臣曰啓開也是矣天問曰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則

屈子以啓爲開字之義也審矣但此之啓者蓋謂開陳其詞以告之於舜者也乃承上章就重華而陳詞句更端發語之意也五臣以爲禹開樹此樂則謬矣王逸以爲禹之子名洪氏朱子仍之且闢五臣之謬非是五臣解作禹開樹此樂則謬而以啓爲開義則是也此啓字卽上文陳詞之陳字也不言陳而言啓者變文耳惟其不以爲開義而以爲禹子名故解九辯九歌多牽滯不通或以爲啓之樂或以爲啓脩禹樂也或曰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又何如也曰無傷也天問之啓自爲禹子名而離騷之啓自爲開

義蓋偶用啓字與天問相同故後人遂執泥不通也如夏康娛以自縱康娛二字本相連屬而康字偶與太康之名同而文意又實指太康故說者亦以夏之太康爲解甚非也況天問之言屈子方乃斥其誣也而此處豈肯用之邪或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天問亦斥之矣此篇又用之何也曰此篇所用崑崙懸圃蓋如馭風雲乘鸞鳳之說寄興假設之詞耳君此段陳舜之詞雖亦設言而其事實則欲敘歷代人君之得失國家之治亂而賢否褒貶於是乎概見非寄興之言之可比也故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以詞害意

也以啓爲禹子者皆執天問之文故也前章依前聖以節中至後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串意讀者虛心平氣而熟誦詳玩之勿以天問之言先横於胷中則啓之爲開其義自見而且使此篇之文有脉絡接換之妙若以爲禹子名不惟九辨九歌牽強不通而此章起句亦覺突然矣

九辯九歌

王逸曰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下章
註曰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天問啓棘賓商九辯
九歌註曰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脩明禹業
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瑗按王逸以爲禹樂是
矣其下又曰啓能承先志云云天問又以爲啓所作
樂又以爲啓能脩明禹業云云或以爲禹樂或以爲
啓樂或以爲禹啓之樂何其自相矛盾牽強支離之
甚乎夫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可歌詠自
禹之時已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被之筦絃矣禹蓋

親親其盛矣豈待啓而後然乎啓之賢亦僅能守成父業而優於朱均耳又豈能有脩明禹業而充拓之也乎啓之得天下亦以禹之功德之餘蔭而天下歸之非啓之賢之足以繫天下之心也禹死而功德正洋洋如也又豈待啓之續叙脩明而後可辯可歌也乎其不然也審矣是蓋以啓字爲禹子之名故莫能有一定之說而自相矛盾也如此

洪氏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註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

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誤矣離騷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瑗按洪氏引山海經之說自當用之於天問而此則以爲禹樂是也朱子辯證悉矣

朱子辯證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離騷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

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
氏爲補註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
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
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傳會之其
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
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
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
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更作淫聲
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
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瑗按朱

子既謂九辯九歌爲舜禹之樂無疑又謂王逸以啓脩禹樂爲誤又謂洪氏不能据經傳以破其誤而引山海經之爲妖妄矣然註離騷集註又用王逸啓能承先志之說天問之集註又竊山海經之意以爲解亦何其自相矛盾也是皆執天問之文而以啓爲禹子名不以爲開陳之義故其說不通而自爲支離之言不能爲一定之說也要之天問當用山海經之言而此啓字當作開陳之義爲是直以九辯九歌爲禹樂削其餘說則庶乎不失作者立言之旨也夫禹之樂誠不可以爲啓之樂其說是矣朱子並譏屈子指

作啓樂爲誤夫屈子曷嘗以九辯九歌爲啓樂哉啓之爲開其義甚明以上下文照之其文甚順而因其用啓字偶與天問相類遂斷斷然執其說而不變不亦膠柱契舟之甚乎朱子又謂九辯不見於經傳是亦未之深思也瑗嘗考蔡氏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註曰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此所謂辯者蓋亦謂其有條理可辯而非亂雜之無統也辯之於叙其義一而已矣是九辯即九叙也不言叙而言辯者變文耳又以明叙之之義爲辯也如詩之雨無正韓詩

作雨無極書之今失厥道左氏作今失其行古人引書用事如此類甚多留心考之自見至若天問之篇乃屈子窮理之言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當與孟子距楊墨韓子排佛老同功而後世反譏其怪誕而謂屈子之不能無疑於心也何其不察作者之意之甚哉詳見本篇茲不及贅

夏康娛以自縱

舊註皆謂上句啓字為禹子此夏康為啓子太康也俱非是觀下文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遊則康娛二字當相連講無疑況既曰夏又曰康娛

以自縱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太康矣猶舉九辯九歌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禹樂也或曰書言九叙九歌禹蓋嘗推之於舜故朱子据書禮春秋謂爲舜禹之樂無疑此蓋設爲陳舜之詞屈子之意蓋謂此九辯九歌雖禹之功德亦舜之事業舜親見其盛者今則自夏之子孫而亂之故曰夏者舉一代之號而別之以陳於舜也其說亦甚有理知此意亦可以破夏康二字不必相連以爲解矣

五子

五子者太康之弟也惟仲康即帝位見於經傳餘子

之名未詳今按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其詞旨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則五子誠賢子也屈原責之以失家巷何也要之當以楚辭爲正又足以徵古文尚書之非真者也大抵此章九辯九歌言禹德業之盛也次二句責太康也末句責五子也言禹德業之盛而後人不能守以見楚之先君創業垂統而懷襄之不能繼也或曰下三句不必分夏康娛二句亦所以責五子而曰五子則太康自在其中互文以見意耳亦通

縱巷

巷一作衖音義並同古通用也朱子協乎貢反或一切作閧或一切作弄蓋以巷之上爲共衖之中爲共蓋以共字協之可與縱而爲韻也

羿

左傳曰有窮后羿又曰在帝夷羿天問曰帝降夷羿說者曰窮國名也羿自鉏遷於窮石窮石山名也蓋因山名以名其國耳后君也謂爲有窮之諸侯也嘗篡夏帝相位故亦稱帝夷羿之氏也後人稱窮羿者兼其國號而稱羿者本其姓氏也或曰羿者何謂也蓋羿者善射之稱先王因以爲射官之官名而或者

以爲有窮后之名字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是又以有窮爲姓氏俱非也王逸不詳所以洪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有窮后羿也瑗按論語羿善射奡盪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朱子皆註爲有窮之羿夫以羿與奡對言逄蒙乃寒浞之家臣朱子之說是也又按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天問曰羿焉彈日歸藏易曰羿彈十日此皆謂

以爲有窮后之名字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是又以有窮爲姓氏俱非也王逸不詳所以洪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有窮后羿也瑗按論語羿善射奡盪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朱子皆註爲有窮之羿夫以羿與奡對言逢蒙乃寒浞之家臣朱子之說是也又按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天問曰羿焉彃日歸藏易曰羿彃十日此皆謂

遂絕也要非一人而史傳稱善射者多以羿名之覽者不可不知郭璞註山海經言有窮后羿𢧵羿射故號此名也或者又謂有窮后好射故人因以羿目之俱非是盖其官職之本號耳或曰羿何以爲善射之號也瑗嘗思之羿字上從兩手俱爲左向若人射之狀下爲廾若一絃而貫雙矢又羿一作𦐔此其所以爲善射之名而義亦章章矣字書又上從羽謂以羽箭而射也亦通

浞

浞寒浞也羿之相也或曰羿之嬖臣也盖初爲嬖幸

之臣而後因以爲相歟左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巳相註曰寒國名浞人名伯明寒國君名寒浞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羿善其好讒收錄以爲巳用或又曰寒姓也瑗按史記正義曰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則寒非姓也國也詳左傳正文則伯明又似以爲姓氏也非名也其曰伯明后寒棄之似又謂伯明之后曰寒者棄其浞也帝王紀云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以此推之文理頗順則左傳寒棄之

寒似又當作譑字因其聲近而誤耳詞皆不别白未知其審或後人因寒姓以名其國或寒本國名而稱寒浞者如窮羿之稱史失其本姓或伯明亦可爲姓氏皆無所考而不可知其詳矣

貪夫厥家

據此則羿爲寒浞貪其家所殺據孟子則羿又爲逄蒙忌其業所殺按逄蒙乃浞之家臣左傳亦言家衆殺而烹之蓋謀而主之者寒浞也殺而烹之者衆人也逄蒙雖學射於羿而後爲寒浞所寵本又實嘗懷忌其藝之心故因寒浞之命而秉其亂以殺之也孟

子之意蓋謂逄蒙既學射於羿矣而羿之善射非逄蒙不足以殺之故於家衆之中獨罪逄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亦春秋誅心之法君子立言意各有在孟子非恕寒浞而屈子非舍逄蒙也嗚呼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當逄蒙學射之時羿固不能逆知其爲殺已之人也至若寒浞之讒伯明已棄之矣羿既已知之矣人固棄之我固取之不惟收而使之又從信而相之而其殺身之禍實始於寒浞焉則羿之罪不特薄乎云耳

狐家

家叶古胡反讀作姑漢之時有曹大家瑗按古韻家亦與華爲韻君以家爲王而如字讀則狐旁爲瓜亦可從家叶也

羿浞之事

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力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illegible]氏曰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瑗按羿浞之事史記固疎而左傳亦畧又詳見史記夏本紀註余嘗総諸家之說爲羿浞傳文多不載

## 罪羿論

夷羿篡弑之賊無足道者然其死也孟子以爲逢蒙所殺屈子以爲寒浞所殺孟子以逢蒙爲夷羿之弟子王逸以逢蒙爲寒浞之家臣左傳以爲浞虞羿於田羿田將歸家衆殺而烹之詳其事而兼其說余嘗參伍而論之蓋蒙初嘗學射於羿後爲浞之家臣既受浞之私恩而又實懷忌羿之心故乘浞之亂因其謀承其命於羿之將歸自田也遂殺而烹之耳是其殺之者家衆也而能殺之者逢蒙也能殺之者逢蒙也而謀殺之者寒浞也逆儔朋黨詭計環攻羿雖善

射不足恃而雖欲預防之也無所逃矣孔子曰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是道也非獨聖賢之設科也惟藝亦然當蒙之來學也其賢不肖雖不可知羿安能遽逆其爲將殺已之人邪又安能逆其將殺已而不盡授之以術邪是羿之授蒙而且盡授其術者未爲盡非也故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意盖如此孟子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薄乎云耳者固責之之詞而又存恕之之意而亦未嘗盡以爲非也是羿之死不當歸罪於受蒙而當歸罪於

收浞也按左傳寒浞乃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惡其好讒也而放棄之夷羿愛而收之信而使之遂以爲已相夫羿不逆蒙之惡是也若浞之讒佞詐僞已著矣羿固知之矣伯明氏固棄之矣人固棄之我固收之遽信而使之又任以爲相而假之以大權卒爲浞貪其家而被其害是羿之死非基於受蒙而始於收浞也春秋之法推見至隱羿之任相已如此矣何况取犬乎浞既爲相而蒙又爲浞之家臣其權謀足以有爲其技能足以相加羿雖欲不見殺也得乎論而至此則羿之罪豈特薄乎云爾哉抑論之羿乘

夏之衰遂逐夏后相而篡其位浞又殺夫羿而妻其家浞子澆又爲夏少康所誅滅而有窮氏遂亡其所以殺之者非自殺也一間耳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實天道之好還也要之羿者乃亂之首而罪之魁也雖且殺而烹之猶有餘辜矣又何足以深惜之哉後世之貶羿者多援孟子之言以其死也歸罪於受蒙而不歸罪於收浞是爲罪羿論

## 逢蒙論

吾嘗據左傳論羿之死蓋謀而主之者寒浞也殺而烹之者寒浞之家衆也非逢蒙一人也孟子曰逢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而獨罪逢蒙者何也其意蓋謂逢蒙既學射於羿矣則羿師也逢蒙弟子也而且盡羿之道是羿固不吝其術秘其法而盡心以教之無遺餘矣此雖技藝之末而師生之分則一也逢蒙之於羿而恩義之隆當與顏回之於孔子同也雖盡忠效死於羿可也弟子固不當殺師而逢蒙乃弟子之尤不當殺羿者也而卒殺之也何哉且羿之善射非逢蒙不足以殺之故孟子於家衆之中獨罪逢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也春秋誅心之法也使逢蒙無忌藝之心雖不能使寒浞之不殺羿

要必有周旋之意於其間豈忍使遽至於死死而且烹之其慘毒之甚之若是哉是蒙之殺羿實忌羿之心以甚之而且將幸浞之亂籍之以爲快也以是推之則逢蒙殺羿之心蓋有過於寒浞貪夫厥家之心初無一將而忘而關弓控絃以待之也久矣則浞之殺羿也又安知非蒙有以啓其謀而成其事濟其憤而圖其私且將逞其技於一試以徼其善射之名也邪夫于濯孺子乃庾公之斯之師之師也猶推其源流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況逢蒙親受業於夷羿之門者乎若庾斯之事雖未盡善姑且勿論而

於所謂師友之義則盡矣彼逄蒙者非庾斯之罪人乎嗚呼浞以放子而羿任以爲相其恩義之隆又非蒙之可比其萬一而且其心於羿焉則又何深責乎蒙戰國傾危之習大抵如此

菹醢

王逸曰藏菜曰菹肉醬曰醢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洪氏曰說文云菹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爾雅曰肉謂之醢瑗按菹一作葅水草也蓋淹菜也菜亦草類也故葅亦可爲淹菜之稱而又可以爲肉醬之稱者蓋齏本細切淹藏之蔬而細切其肉

以醬和而藏之其製法亦如淹藏其菜也故亦可稱肉醬爲菹是菹可以兼醢而醢未有兼菹解者今既對舉而並言之當依王註分說爲是書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禮記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曰醢九侯脯鄂侯帝王世紀曰紂囚文王文王長子伯邑考爲質於殷紂烹爲羹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尚不知也觀諸此類則后辛之菹醢可見矣

殷

帝嚳次子曰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成湯有天下因以爲國號自盤庚遷都於殷於是又稱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猨按今人或稱商湯或稱殷湯周書亦稱商王受殷先哲王吾嘗謂自盤庚以後可稱商王承祖號也自盤庚以前不當稱殷王而以之稱殷湯尤不可也書稱殷先哲王亦謂殷之先王而殷指後人也

循

朱子辯證曰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

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瑗按作循字是蓋循與脩字既相似而義又稍相通故人所寫所用多相混也

差頗

差如讀作切磋之磋音則頗協作坡音差如讀作參差之差音則頗又協作皮音詳古人所用有兩協也此從磋音讀可也

錯輔

朱子辯證曰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王逸註謂置以爲君又生

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瑗按王說非
重複但非本文之意支離牽強耳朱子之說爲是

聖哲茂行

王逸曰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
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洪氏曰虞作聖明作
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
曰奄有下土瑗按洪氏以聖哲屬人講茂行屬行講
朱子從之是也王以聖哲作智講非是但用此下土
之用字猶有字也須輕看三家俱以用事言之恐未
善前章五子用失乎家巷厥首用夫顛隕與此連使

三用字俱要看得活方是不可執解

楚辭蒙引卷之上